

边塞新歌

BIANSAXINGE

散文卷一

轻风过

酒泉市文学创作编著协会编

边塞新歌

散文卷



甘肃文化出版社



殷自兰，1970年出生，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祖籍甘肃金塔县，现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公路管理局达来呼布公路养护管理工区工作，主要从事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工作。业余爱好写作、摄影。曾在内蒙古《阿拉善文学》发表小说《下辈子》《草原之路》《朝鲁》《心灯》等，在甘肃《新边塞》发表小说《守候》，并有多篇散文在《内蒙古交通报》《酒泉日报》发表。现为酒泉市文学创作编著协会会员。

边塞新歌

散文卷一·轻风过

酒泉市文学创作编著协会 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塞新歌 散文卷一·轻风过/酒泉市文学创作
编著协会编. 兰州市：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490-0275-7

边塞新歌 散文卷一·轻风过

【ISBN号】978-7-5490-0275-7

【原书定价】98.40元（全四册）

殷自兰，1970年出生，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祖籍甘肃金塔县，现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公路管理局达来呼布公路养护管理工区工作，主要从事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工作。业余写作，摄影。曾在内蒙古《阿拉善文学》发表小说《下辈子》《草原之路》《朝鲁》《心灯》等，在甘肃《新边塞》发表小说《守候》，并有多篇散文在《内蒙古交通报》《酒泉日报—飞天周刊》发表。现为甘肃省作协会员，酒泉市文学创作编著协会会员。

殷自兰的散文作品情感真切，描写细腻，很有生活的实感，并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作品行文自然，文笔质朴而幽默，很有文学的魅力。从殷自兰的作品中，能感觉到生命的本真和执著，能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讴歌。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意西泽仁

居延湖畔，殷自兰像胡杨一样，将根深深扎在额济纳这片神圣、丰腴的热土上，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对文学执着的追求，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硕果累累。她的作品闪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让人感到女性文学的清纯细腻，清新流畅，鲜活的艺术形象，让读者动容，在文学殿堂里，体现了她的人生价值。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阿拉善文学艺术研究会，任明超

阿拉善盟的风沙、金秋十月的胡杨、额济纳的怪树林、飘香的奶酪……作者笔下的塞外风光多姿多彩，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奋斗，有欢乐幸福，有困惑彷徨，有郁闷忧伤……作品里洋溢着毫不掩饰的真情。直面人生的坚强，袒露胸襟的真诚，快人快语的热情，阳刚柔美的统一是殷自兰作品的魅力所在。

——南京市教育局中学教育处处长，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熊梅生

第一次认识她，就曾听人这样介绍：“文学爱好者，工区才女，报刊杂志经常发表她的作品。”后来，看了她的一些作品，字里行间感受的，就像她的人一样，朴实无华，实实在在，却在不经意中，透着飘逸的灵性，我想，这可能就是她创作的魂吧。喜欢她的作品，喜欢她这个人。

——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阿拉善文学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邓梅

文字里的额济纳

辽远、开阔的额济纳，向来是诗情和画海的孕育地；瀚海、胡杨的视野里，生命的感动和激扬都是书卷。

在额济纳浩瀚的沙漠里，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终年奋战在荒无人烟的天尽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汗水浇灌着、联结着一条平坦的大道，用青春谱写着对事业的真诚和信念。筑路工，他们连接起了乡村和城镇，连接起了内地和口岸，他们甚至就是小小的不起眼的铺路石。

黑色的柏油路，联通的是经济，也是文化。黑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最光彩的颜色。

殷自兰，正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一分子，她铺筑的不仅仅是一条道路，而是让人走进了遥远的额济纳；她铺筑的是一条文化的坦途，让读者走进了额济纳人的生活，走进了人物鲜活、事物丰富，具有地域特征和现代意识的情感世界。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在殷自兰朴素的笔端，我们看到了额济纳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从小说《守候》中乌苏太奶奶家很简陋的、烟熏火燎的土坯小平房，到小说《下辈子》中老妇人在她老头子坟前“打开饭盒，用筷子夹一个饺子扔到土堆前，又夹一个喂到自己的嘴里，慢慢地嚼着，两眼茫然地看着土堆，眼眶里涌着泪水，凄凄的想着心事。”我们读到了人世间的真情。从散文《草原之路》中，主人公萨仁“围好木墩重新回到毡房，洗洗手，也靠着奶奶坐在炉子跟前，看炉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快乐的闪烁着。”，到《走进

怪树林》自己的感悟“就在那一瞬，我感觉我真是个好额旗人，坚定而勇敢地护卫家乡的一草一木。”我们感受到了作为额济纳人的自豪。还有很多篇章值得细读、审视和咀嚼。

在阿拉善盟公路管理局，职工因为常年野外作业，文化生活是单调的。但是，他们不忘读书，在繁忙的空隙里勤奋学习，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生活，这是难能可贵的。这给我们的行业、单位，增添了新的色彩和音响。

真实面对人生和工作，热情面对生活和写作，这是我对殷自兰的期待，也是我对我们这个群体写作者的期待。

张文慧

目 录

小说篇

守候
下辈子
乌拉
心灯
情人节的玫瑰
病
朝鲁
爱在路尽头
茶
叶殇
解聘
草原之路

散文篇

朋友 来做客吧
走进怪树林
梅
迟到的《那一束木香花》

锻炼
父亲
奶酪
老人的快乐
乡音
一碗五谷粥
我的童年
妈妈的幸福
老两口
吃醉

随笔篇

让红薯乘乘凉
小女也忙
新春愿望
厨子
狼
尼玛
气死人的铃音
胡杨戈壁沐文香
后记



小说篇

守候

乌苏太奶奶有82岁高龄了。自睁眼看世界的那会开始，就一直住在塞汗淘来嘎查的一片水草并不丰美的牧场，在这中间也就被儿子用摩托载到旗里住过那么几天，但她实在不能忍受城市空间的狭小和无休止的嘈杂声，于是，冲儿子儿媳发了几次无名大火，才又把她送回来。

乌苏太奶奶的家就在位于西夏黑将军拼死战场的正西方向。

乌苏太奶奶的家很简陋，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一间里套外的土坯小平房，屋内的墙壁已经烟熏火燎的不是原来模样，当然，小平房主要是用来烧茶做饭而已。土坯小平房右手边搭着一顶老式蒙古包，里面红木条桌上供奉着成吉思汗像，蒙古包里四周的帷帐是儿媳妇巧手绣制出的祥云图案，要说这顶老式蒙古包都要比土坯小平房像样多了。乌苏太奶奶打小就习惯睡在蒙古包里。土坯小平房左手边是个简易的狗窝，如今那条大黄狗就埋在土坯小平房前面的那片正被风沙掩埋的曾经茂盛如今干枯了的胡杨林里。然而就在前几年，政府施行禁牧策略，险些就把乌苏太奶奶的土坯小平房强行拆了。于是，乌苏太奶奶拄着一根磨的油黑发亮的胡杨木棒，让儿子用摩托把她载到嘎查，蹒跚着气喘吁吁地找到苏木达发誓：我不放羊，我不破坏草场，我就在那儿住住，不干政府不允许的坏事。苏木达看着乌苏太奶奶满脸被岁月刻画出的如树皮一样纵横交错的褶皱，看着黝黑深陷的充满期盼的闪着泪花花的眼窝，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允许乌苏太奶

奶继续在那里居住。乌苏太奶奶悬着的心安稳了下来。当乌苏太奶奶佝偻着身躯拄着胡杨木棒临出门时，回头对苏木达说：小伙子，我耳不聋，我能听到那片胡杨在骂我们。苏木达看着乌苏太奶奶已走远了的蹒跚背影，镇镇的回味着老人的话，叹口气，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

乌苏太奶奶长久坚持住在这里，并不是为守候黑将军的战场，而是为守候那片埋着大黄狗的已经干枯了的胡杨林。那片胡杨林在一百多年前就干枯了，经百年风吹日晒，树姿或匍匐或站立或侧卧，奇形怪状的似在承受百般煎熬，张牙舞爪的似在无言抗议。乌苏太奶奶说，树死了，可树的灵魂在，看看吧，那一个个的怪模样就是在指责怒骂我们呢。有时候，乌苏太奶奶总是站在不远处望着那些奇怪的枯树，看着枯树枝条奇怪的姿势，然后根据枯树的枝条姿势想象着：给我水！给我水！是啊，这片胡杨林据说是被渴死的。在乌苏太奶奶小的时候就听她的奶奶讲过，这片胡杨林是她家牧场的风水宝地，茂密的胡杨林边黑河水清澈的流过，羊群在河岸两边悠闲的饮水吃草，齐腰深的牧草足够她家羊群一冬天的口粮。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牧场景象啊，可惜连乌苏太奶奶也没见过，只是从她的奶奶的讲述中给乌苏太奶奶脑海里留下了一辈子的美好印象。于是，乌苏太奶奶就总是抱着脑海里的美好印象，张望不远处姿势狰狞怪异的干枯胡杨林，也或者坐在绵延的沙丘上，就那么望着，就那么想着，就那么候着……

黑河里近几年才陆续淌过水，但这已经不能让那些干枯了的胡杨树起死回生，乌苏太奶奶看到的依然是姿势狰狞的

痛和树魂诡秘的责骂。

又起沙尘暴了，乌苏太奶奶拉开蒙古包的小木门，一股风携着细沙就卷进蒙古包，把细沙毫不客气的洒落到毡毯的纹路里。乌苏太奶奶不讨厌沙子，讨厌的是这样不礼貌的进门方式。乌苏太奶奶的动作很缓慢，她得在风中先站稳，才能转身拉上小木门，挂好木门上的挂钩。乌苏太奶奶把身上宽大的蒙古袍子收揽紧凑些，就拄着胡杨木棒在风中朝正前方走去。狂乱的风蹂躏着乌苏太奶奶的满头银发，尽管长长的银发在脑后辫着两跟细辫子，但还是经不住风的强势，银发已经凌乱不堪了。乌苏太奶奶走了不多远，就能依稀看到沙尘暴中的那棵满腔愤怒的胡杨枯树了，于是，她停住脚步，身上的力气只用来抵抗风的催力。风推不动乌苏太奶奶，就狂暴地撕扯着乌苏太奶奶的袍子和头发。乌苏太奶奶似乎毫不在乎沙尘暴的粗野，她就那么站在沙尘暴中，看着沙尘暴中的那棵伸长枯枝向上天祈求什么的枯树，似乎在风中听到了枯树的笑声。乌苏太奶奶的心突然就激灵一动，是啊，那些枯树在笑！它们都在“呜呜咽咽”的“哈哈”大笑！它们一定是在说：活该！活该！于是，就在听到笑声的那一瞬间，乌苏太奶奶的心“嘶嘶”的扯开了口子，痛的她赶忙用手捂住了胸口，在风中大声地咳嗽起来。乌苏太奶奶那布满褶皱的脸上淌下两行愧疚的泪，风中的细沙马上占据在泪痕上，似乎乌苏太奶奶的脸上挂着的是两行沙泪。乌苏太奶奶全然不顾这些，而是凄凄地煽动着鼻翼：笑的对，这是对我们的惩罚，我们该受这样的惩罚，老天是公平的。

沙尘暴过后，乌苏太奶奶病了。儿子开着车把乌苏太奶奶送到医院里，乌苏太奶奶张开眼睛看了看狭窄的病房和病

房里穿行的人们，就再没睁开过眼睛。乌苏太奶奶听到儿子在耳边开导着这次出院就不能再回牧场去了，心里更低沉的没了力气，心里一没了力气，这病就怎么也好不起来，这病好不起来，乌苏太奶奶就想着该是到死的时候了。然而，一天的中午，乌苏太奶奶的耳边听到了孙女火急火燎的声音：奶奶，我回来啦，我回来啦。乌苏太奶奶不用睁开眼睛也知道自己孙女的模样，细挑的身段，妖艳的装扮，戴着夸张的大耳环，抹着彩色长指甲，穿着高跟鞋，走路一扭一扭的，电视里的妖精像啥她像啥，乌苏太奶奶曾对孙女的打扮生气地朝儿子摔过茶碗，不许孙女伸出鬼指甲吃她炖的手抓肉。这次，她索性不睁开眼睛了，看一眼胸口堵一截啊。但孙女不罢休地摇着奶奶：奶奶，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承包了我们家的牧场，我要让我们家牧场重新长起一片活的胡杨林！你得到牧场给我做伴去！乌苏太奶奶的心头好像吹过一屡带着草味儿的清凉的风，“呼”地就亮了起来，她睁开眼睛看着孙女，孙女的脸庞黝黑黝黑的，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工作装，正看着奶奶“咯咯”地笑。乌苏太奶奶仔细地看了看孙女，是啊，孙丫头这样的装扮看着还顺眼，越看越亲，像个过日子的人了，于是，乌苏太奶奶笑了起来，笑的满脸的褶皱更加清晰更加稠密。

孙女的计划完全点亮了乌苏太奶奶的希望，病也就好得快。乌苏太奶奶出院后就真的和孙女一起回到了牧场。这回，乌苏太奶奶坐在沙丘上，心思不全在枯树上了，心里也没那么沉甸甸的了，而是总把干瘦如柴的手遮挡在眼前，看着远处孙女植树的忙碌身影，似乎那里已经绿树成荫，水草丰茂，牛羊成群了……

下辈子

老妇人是个勤俭的乡下女人，她用她的勤俭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唯一出息的大学生。儿子是她的骄傲。

老妇人为了她的骄傲，愿意吃尽所有的苦，甚至老母鸡下的每颗蛋，都要给儿子存起来。

儿子自结了婚，就对她不是很依恋了，这样的情景她是理解的，毕竟中间还隔着媳妇。老妇人到过儿子家几次，能从儿媳妇尖挑着的眼神里看出，儿媳妇并不是很欢迎她。为了不要让儿媳妇看不顺眼，从而再让儿子两头为难，所以，她从来不要求到城里来享几天福。但，当她在乡下的家里喂胖了猪，或者积攒够了足数的鸡蛋，或者晾晒好了很多干货，她还是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城里，好让儿子能吃上她亲手置办下的乡野美味。儿子从小就爱吃她做的酱猪肘，也爱吃她做的煎蛋饼，更爱吃她用晾晒的野菌菇做的臊子面，儿子就是吃着这些长大成人的。

这回，老妇人攒够了小竹筐鸡蛋，她决定要进城去。

城里的街道繁华而热闹，老妇人看的有点眼花缭乱了，但这依然吸引不了老妇人的心情，而是就急着赶紧赶到儿子的家门口，好尽快能看到儿子看见她以后露出欣喜的笑容来。老妇人不识字，她叫不上儿子所在的位置是几路几站，她不敢坐公交，生怕走错了地方。所以，她就那样胳膊上挎着小竹筐，走走看看，使劲辨别着上次来时盯过的标记，直走的她出了一身的汗。